

# 宋代蜀文輯存

傅增湘編



# 宋代蜀文輯存

6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傅增湘編

# 目次

卷八十一 第一册	六八一
凡例	一
作者索引	一
序 傅增湘	五
序 孫鴻猷	一九
序 周玉柄	二三
讀《宋代蜀文輯存》書後 蕭方駿	二七
作者總目	三一
引用書目	五九
作者考	八五
卷十一 卷十一	一四七

第二册

卷十二——卷二十四

第三册

卷二十五——卷三十九

第四册

卷四十——卷五十四

第五册

卷五十五——卷六十九

第六册

卷七十——卷八十四

第七册

卷八十五——卷一百

續補

六八一

目次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七十目錄

劉光祖 二十首

因災異陳三大事疏

請謝絕和好謹修邊備疏

萬里橋記

新繁縣朱真人祠堂記

大雄寺記

重修資陽縣學記

建顯慧廟記

紫厓利應記

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序

考信錄序



家範後序

捫膝先生文集序

昭德晁公文集序

宇文肅愍公文集序

杜起莘文集序

唐三百家文粹序

雍國虞忠肅公奏議序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序

襄陽石刻岳鄂王事迹跋

臨邛教授程伯剛墓誌銘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七十目錄終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七十

江安傅增湘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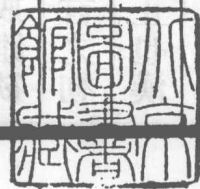
長壽孫鴻猷校訂

劉光祖 二十首

因災異陳三大事疏

名臣奏議卷三百八

臣近奉聖旨以陰陽繆鑿雷霆非時淫雨為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違可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者臣猥以虛庸日侍左右詔旨所及敢不罄竭其愚誠伏念國家遭值厄運方昨者五六月之內人情離阻天理乖駸其時社稷已是傾覆陛下之身危莫自保萬姓塗炭三宮受禍揆以事勢間不容髮上賴祖宗德澤未泯天命歷數有歸大器既傳中外遂定此陛下目所親見心所親憂固無俟於臣言也而陛下踐阼踰月洪水發于近畿天目之山湧裂而出者幾數百道陂塘決溢流屍千計蕩產狼



狃者不知其幾陛下覩此災變憂惶儆戒亦嘗存於聖心否乎明堂禋祀之前日過熾而氣蒸衆謂風霆雨雪之兆已見而陛下潔誠齋畏將事之夕雨僅濡塵足昭上天響答甚邇然羅點以股肱之良前期一夕而卒黃裳以保傅之忠相踵不幸皆非細故也陛下臨御未幾併奪兩賢之助此於天命尤所當思何況禋祀之後雨淫不已穡夫告病以爲稻不傷於旱者則敗於水不敗於水者則害於雨饑年愁苦而半月以來米價倍徙人不聊生怨咨之聲遠近如一剽盜漸起流離已多方且雷發非時震電駭異雨旣隨注天復翳昏雷雨暴風兩晝三夕陛下詔旨責躬求聞闕失僅得一日晴霽而寒氣驟至連雨重陰勢不稍解日甚一日上天威怒莫測端倪陛下即是數事觀之其爲憂惶儆戒雖欲不存於聖心不可得也臣竊意陛下憂惶儆戒之念未甚勤切是以求言之初天色頓開已而謂陛下姑應故事陰雨復作繼晝連夜凡七八日而未止也漢大儒董仲舒嘗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古今言災異最近理者無若仲舒仲舒之學純於經而切於理陛下所宜深味其言然後見天心仁愛陛下之至不可不因其譴告而自省也臣不敢復引諸儒之說及它占書以瀆聖聽請質諸六經以言之易震卦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荐者其震不一也言雷之震不一必有其故是以君子恐懼而修省焉無妄之卦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言聞雷而懼物物皆無妄念也益卦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君子觀風雷之象遷善改過以爲己之益也書洪範九疇論八庶徵曰休徵者五謂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煥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曰咎徵者五謂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煥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也人君之於貌言視聽思五者苟惟能肅能乂能哲能謀能聖則五氣和而爲休徵其或反之爲狂爲僭爲豫爲急爲蒙則五氣乖而爲咎徵其感應之理自然如此也臣前所爲謹始五箴獻諸陛下蓋慮是也人之一身本與

天通天人相與之際可不畏哉書金縢之篇又載成王周公之事王初惑於流言而疑公時秋大熟禾穫天大雷雹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及王悔過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不敢復有疑於公天乃雨反風偃禾盡起歲仍大熟成王之心疑信周公而天之所應速於反掌又以見天人之際其速如此也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孔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薦瘥謂疾苦不一也疾苦喪亂之多而曾莫之懲則可嗟也又曰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言天地之變異乃爾胡爲而曾莫之懲是令人之可哀也又曰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言天降災疾威怒而弗慮圖則亦喪敗而已矣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言天怒天變之不可不敬也幽王厲王無道之君故當時之卿士作詩以刺之語多及於災異謂其睹災異而不戒是以爲幽厲也春秋雖魯史然實孔子之書其書日食地震山崩星隕晝冥晦雨水冰大雨雪大雨震電水旱

缺二字  
二 蠡

螟不一而足皆所以示儆戒之意使後世之君考之彼遇災而不懼則往往至於失國也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皆所以敬天之怒也周禮保民章氏之職志星辰日月之變動辨其吉凶觀天下之妖祥與夫水旱豐荒之祲象察天地之氣或和或乖以詔救政訪節事詔救政者謂預告其所當救之政訪序事者謀其事之所施先後之序也凡茲六籍之言足爲萬世之訓今陛下當法易之恐懼修省正念無妄遷善而改過當思書之敬用五事以致休徵及倣成王因天變而信周公當誦周人災異之詩鑒幽厲之失道當畏春秋災異之書懲衰世之失國當如禮記中夜起而衣冠以敬上天之威怒當體周官覲祥則講修政事以救之如此乃可謂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也本朝大儒歐陽修曰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不應之變此名言也陛下可不念之乎且陛下即位有大事三父子之情久而猶未通宮闈之處久而猶未善山陵之議久而猶未安下多浮言人

鮮固志然則休徵協氣何自而生又况號令不常羣陰用事風雷之變所以見號令之不常也淫雨之災所以見羣陰之用事也何則大臣之進退太輕臺諫之用捨無定此非號令不常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捨臺諫事從中出頗傷急遽而非羣陰用事之著者乎宜其天人之相應密若影響之不差陛下無謂外人之妄言試反求之於陛下之心亦必自知其有所未安但業已爲之而欲遂其事是以雖有言者一切拒而不受臣請因陛下遇災而懼諮訪闕失爲陛下別白而言之夫退留正未爲非也何必更易臺諫擢黃度可謂善也未幾而出之何哉其所以致陛下號令之不常者實自羣陰之用事故也而陛下猶爲之隱諱以爲大權當自己出威柄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謀其意將以陰制今日之相臣而動搖之也陛下所宜早悟無使大臣懷疑畏之心大臣懷疑畏之心則四體不展羣議易搖朝綱日隳政令錯出而國不可爲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竊主權之梯媒而陛下未知思也且陛下以爲前日倉皇即位

爲得已乎爲不得已乎大臣不得已而立陛下爲社稷計也陛下不得已而從大臣之決策亦爲社稷計也君臣俱爲社稷計不知方今之社稷爲已安乎無乃猶未安乎而陛下與大臣不圖其始而善其後使天災如此臣恐陛下之君臣異時俱無以辭天下後世之議也臣每謂方今當禍變憂危之後上下內外決能盡心相與扶持再造家國乃今不然人各異趣事乖始謀身謀則急國謀則緩良可恨也陛下試因臣言而靜察之且如陛下出令苟見未可施行大臣所當面奏給舍所當封駁臺諫所當論諍侍從所當救止今皆畏避形迹不敢稍忤陛下左右之臣則又何賴於公卿大夫士哉是非急身謀而緩國謀也哉雖然人臣肯以事告人主者誠少陛下試思上皇深居九重終不盡知大統已傳大號已正自太上皇后而下皆務彌縫而蒙蔽之至使陛下父子久不相見是皆起於彌縫蒙蔽之故也陛下於庶事苟不加察則內外之臣彌縫蒙蔽陛下者亦如此爾非人主聰明剛健能主張正論能親君子遠小人能別白是非

未易使人臣之盡言也臣至愚之性於事無所阿私苟有所懷當其可言不復更事形迹願陛下察臣之赤心納臣之苦口勿忘天災一切與大臣審修其政至於陛下孝敬在心宮庭之內屋漏之間凡所躬行有外人不得而知者陛下毋使一毫有愧於天可也臣草奏之際更爲陛下反復思之雷霆之怒小人妄謂上皇前日孝行之愆然事既往矣今日之責付於陛下矣陛下今日之孝心恐亦有所未至臣謂宜竭誠盡道篤事於三宮贖上皇既往之愆慰烈祖在天之望若是則雷變可得而消也至若淫雨爲災乃是羣陰用事陽氣微而君道弱之證所宜專責之大臣以朝廷之事勿以左右近習參之昭明紀綱以正內治選任牧守以撫斯民但使陽長則陰消即能反剝而爲泰事理明白了無可疑疑臣數日來聞陛下數出寬恤之令若軍若民若刑獄之淹延若宿衛之暴露無不介意其間如捐內帑錢以代赤子和買身丁之重賦此最帝王盛德之舉而曾未足以消弭天災則陛下不可不知其故也既知其故而陛下之意亦未

決書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斯言蓋憂天命之未知所終也曰其者蓋未可必之辭也人主或哲或昏國家或吉或凶運祚或短或長皆未可以前知則所謂憂之至也陛下毋信諂諛之言而乃歸之於時數以怠其敬天之心有災無災其敬如一則天命之休祥可得而必也臣之拳拳請以是塞明詔干冒宸聰伏惟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紹熙時

請謝絕和好謹修邊備疏

名臣奏議卷三十九

臣伏觀手詔旨揮以閱兩久而未應聖心焦勞凡是寬恩徧及中外至於責躬省過避殿減膳御筆諄切敷求謹言悉許臣民指陳闕失主憂如此臣子何敢自安臣自去國以來偶因言語文字之間自貽罪戾其後蒙恩起廢漸加擢用以至付之藩閫列之侍從日思報稱凡諸在外職事不敢不竭愚忠其所建明悉荷開納獨不敢妄論朝廷政事不惟年衰昏塞聞事不審出位而言且有沽譽干進之嫌伏觀今日之詔至切至深爲人臣者豈當避此而隱嘿臣竊意天

久不兩陛下之所以求兩者無不至矣特未思所以獲譴之由耳陛下之所以獲譴於天者女真乃吾不共戴天之讎天亡此虜送死汴京而陛下爲天之子略不思所以圖之是之謂天與不取是之謂棄天未有爲天之子棄天而天不我怒者也臣非勸陛下輕舉而妄動也臣之區區不過欲陛下因其來徙汴京謝絕和好謹守邊備而已山東山西有相結集欲共起而滅之者陛下胡不因而用之乎乃聞青齊蘭會求通不納陛下何惜尺一之扎就以付之藉令事成疆土爲彼之有其號名猶戴宋也不猶愈於使犬羊毘裘獵取而有之耶臣初得之傳聞未敢輕信而臣寮文字依奏報行有所謂黠虜垂亡中原雲擾豪傑求附視吾國勢之強弱以爲進退邊事方殷義士鱗集日夕思奮視吾上意之激昂以爲盛衰觀此言也則是所傳聞者皆有之矣而朝廷方且遲疑畏縮沮豪傑之心抑義士之氣坐視赤子塗炭而不之救且陛下爲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而我絕之是之爲棄人未有爲中國衣冠之主棄人而人不怨



者也天怒人怨災咎之生也固宜而又有理之必然而事之易見者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恥豈不懷其曩憤今也虜捨其巢穴而汙我汴京思之而切齒可也痛之而嘗膽可也因其危而圖焉可也尙復與之通使使吾使人拜虜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庭可乎獨不念汴京者二后執辱之地乃百世不可忘之深仇今而忍忘之乎人非木石身履其處能不爲之寒心乎彼虜居之無一日寧而我猶講好如昔祖宗之所望於陛下者必不如此也陛下爲人子孫而忘祖宗之憤貽怒獲譴職此之由不然以陛下在御日久未嘗失德畏天愛民而敬祖宗莫如陛下平時無禱不獲今乃不然何哉陛下試思今日之闕失蓋無大於遣使也今日之責躬宜無先於遣使也臣故不敢以他事應詔而直吐其狂愚陛下不可以未雨而懼旣雨而忽也天人祖宗當畏而不畏敗亡殘虜不當畏而畏之臣不知其說也抑臣又有一事懷之七八年而不獲陳請併言之憲聖慈列皇后之大忌十一月三日也權臣侂冑專君無上蔽